

冯家文 著

袖里刀枪

4



袖里刀枪

冯家文 著



袖里刀枪 XIULIDAOQIANG

冯家文 著

责任编辑：木石

封面设计：王玉泉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9.75 印张200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1—200,000册

定价：2.30元

I247.4
337

3

内 容 提 要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山东济南曾发生一场惊心动魄、你死我活的斗争。清末山东名武师罗大鹏之女及女婿，为除掉勾结日本侵略者的山东省土皇帝韩复榘，不幸被徒弟出卖而遭害。这个叛师灭祖的徒弟因此当上了山东省警察总署署长。他依势自己的权势和手眼通天的本事，无恶不作。因为五万英镑的巨款，留英博士、号称齐鲁华陀的名医惨遭杀害；一支玛瑙烟枪，致使前总理侧室、一代名姝被暗害于公馆……罗大鹏的外孙胡奇，承继了先人的武艺，练就了一手独特武技，被人称为“袖里刀枪”，齐鲁一带的富商豪绅、黑道人物无不闻风丧胆。他偕同师兄冯少亭、师妹白艳如，发扬侠风豪气，施展高超绝伦武技，在正义力量的援助下，神出鬼没，出生入死，终于惩治了罪大恶极的元凶，为国除了奸，为屈死者报了仇。

小说情节环环紧扣，险象不时而现；青年侠客性格鲜明，各具特点；所写武技，更是非凡奇异，令人叹为观止。



B

508973

目 录

- | | | | |
|-------|--------------|--------------------|-------------|
| 第 一 回 | 正气凛凛
铁骨铮铮 | 留洋博士拒重聘
武坛名宿刺国贼 | (1) |
| 第 二 回 | 踏破铁鞋
改装易服 | 会面终难通款曲
牛刀初试斩凶顽 | (21) |
| 第 三 回 | 血光闪闪
阴气森森 | 一家五口遭惨害
父子二人逞淫威 | (39) |
| 第 四 回 | 功败垂成
绝处逢生 | 巾幗豪侠殉伟业
京津名姝收孤女 | (56) |
| 第 五 回 | 同仇敌忾
心怀叵测 | 齐鲁少侠奔陋巷
江南故旧登豪门 | (78) |
| 第 六 回 | 黑道赤诚
宦海奸诈 | 怪杰重义敌化友
孤女轻信假作真 | (101) |
| 第 七 回 | 秀女慧心
秀男铁胆 | 疑云阵阵追踪去
两手空空寻仇来 | (119) |
| 第 八 回 | 天道无常
地网恨疏 | 一代名姝溘然逝
两次刀下走奸徒 | (137) |
| 第 九 回 | 铁心千虑
柔肠百转 | 寻仇觅友只缘恨
喜怒哀乐总关情 | (154) |
| 第 十 回 | 月下相逢
灯前幽会 | 茫茫风尘一奇士
隐隐迷雾两凶人 | (169) |

第十一回	情侣爱痴 冤家仇深	忍泪泣血施毒手 假凤虚凰献轻怜	(187)
第十二回	为爱筑巢 因仇杀家	三次试验获信任 两度泄恨得供词	(203)
第十三回	洞房春暖 红烛高烧	假香倚玉获案卷 欲擒故纵骗真情	(223)
第十四回	狡兔多窟 狩猎有术	功丧垂成陷困境 反败为胜脱网罗	(240)
第十五回	事后相逢 人前争雄	两女嘻笑归旧好 一豪舍身护奇英	(256)
第十六回	三人联袂 双笺飞至	空门一僧显绝艺 谍海二女透真情	(271)
第十七回	为育奇材 因帅弃卒	袖里刀枪遭三逐 宦海老吏毙元凶	(284)
第十八回	巧布疑阵 收拾残局	两凶恶满终伏诛 三人同行踏征途	(295)

第一回

正气凜凜 留洋博士拒重聘
铁骨铮铮 武坛名宿刺国贼

千条杨柳数声鸥，一片玻璃几叶舟。
闲看鱼儿翔浅底，不知人在镜中游。

夕阳虽然西下，可大明湖的游人依然如潮似云。在这众多的游客中，有一老一少沿着湖畔，正漫无目的地向前闲步。

那老者年龄大约五十上下，身穿藏青色的长夹袍，脚穿礼服呢的平底布鞋，面容清癯，两鬓斑白，只有从那炯炯有神的大眼中能窥见他雄心尚在，傲骨犹存。年少的是个妙龄女郎，约摸十八九岁，身穿藕荷色夹旗袍，外罩阴丹士林布大褂，脚登半高跟黑色皮鞋，一张鹅蛋形的脸儿，两只沉静灵活、汪着秋水的大眼，身材苗条，行动矫捷，充满了青春活力。

二人正缓缓地走着。

那女郎突然叫道：“爸爸，咱们出来都快大半天了，总不能老是这么逛下去呀。”

老者一声不哼，仍是缓缓地走着。

那女郎把小嘴一撅，撒娇地絮叨着：“爸爸，你今天好象很烦恼。问你，你又不肯说。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惹得你这么烦心？我真不明白，凭爸爸的名望还有人欺负你不

成。”说到这里，她不光停止了脚步，还两手抱着那老者一条胳膊使劲摇晃着。

老者被缠得没有办法，用手往前边一指说：“艳儿，不要胡闹，你看历下亭到了。”

那女郎果然放开了双手，呼地向前方亭子跑去。

老者也加快了脚步，追随女儿来到了亭前。只见亭楣高悬一块金字巨匾，上书“历下亭”三字，是清朝第四代皇帝乾隆的御笔。

这历下亭原名古历亭，位于历下山麓，建于北魏年间，唐天宝四年重建。现在的亭子是清咸丰年间重修的。

亭子北面有五间大厅，名叫“名士轩”，存有杜甫、李邕的刻石画像和大书法家何绍基写的碑记。父女二人都醉心书画，每有余暇常来观赏。

女儿知道父亲心中有事，午后带自己出来，到这时还不愿意回家。为了替父亲解闷，故意问道：“爸爸，你说这匾上的字，真是乾隆皇帝写的吗？”其实她早知来龙去脉，为哄爸爸开口，才故意问出这般孩子话来。

老者深知娇女的用意，正想答话，蓦地身后传来汽车刹车声，父女二人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只见一辆黑色卧车，正好停在亭边。

老者脸色一沉，刚想招呼女儿走开，只听车门“啪”地一声打开，一个身穿黑色警服的带枪警官跳下车来，躬立一旁。然后，从汽车上走下一个又矮又胖的人来。那人一望见老者，便高兴地叫道：“我的大学长，你害得我好找。”一边说着，一边抢上几步，抓住老者的双手，紧紧地握着。

此刻，那女郎才看清楚矮胖子的面容：白胖胖的一张圆

脸，细眉毛，小眼睛，高鼻子，大耳朵，头上稀疏的几根头发梳得一抹溜的光。身着法兰绒西服，脚穿黑色皮鞋，精光锃亮。

胖子也注意到了老者身旁的女郎，忙着放开了老者的双手，握住了女郎一只柔若无骨的纤手，哈哈一笑说：“子扬兄，这就是我那个宝贝姪女艳如吧？十年不见，都长成了大姑娘啦。”说到这里，忙从袋中取出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盒子，左手拇指一压暗簧，“啪”地一声，小盒子自然打开，现出一只闪闪发光的钻石戒子，笑嘻嘻地说：“孩子，这是我从南京动身时，你婶婶特地挑选来送给你的。戴着玩吧。”

名叫艳如的女郎忙往后退了一步。

那名叫子扬的老者脸色突然一沉，肃然说道：“尤平老弟，你也真胡闹，怎么能给孩子这样贵重的礼物？难道你连愚兄有俭朴持家的陋习都忘记了吗？快收起来！”最后四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毫无余地。

尤平的胖脸上，飞过一片红云，无可奈何地把那只钻戒装入袋中。

这时，随同矮胖子来的警官立正报告说：“茶座已选好，请白先生白小姐入座。”

原来，那老者名叫白子扬，女郎叫白艳如，矮胖子就叫尤平。白子扬自幼家贫，幸得岳父资助，读得大学毕业，又考取了公费留学，在英国先攻医学，继攻法律，取得了医学、法律两个博士学位。他和尤平同时学成回国，因不满当局的政治腐败，拒绝了司法院和卫生部的聘请，携带着丧身异域的妻子的骨灰和幼女艳如，回到了故里山东济南，在大明湖畔开设了子扬诊所和白子扬律师事务所。由于他爱妻怜

女、拒绝续絃，一直和女儿艳如相依为命，清贫度日。

今天是个非常晴朗的天气，大明湖畔游人很多，所有的茶座全被游人占满。可是那个警官神通广大，也不知用的什么办法，竟然在“名士轩”西面找到了一间非常幽雅的茶室，凭窗可以一览大明湖的美景。

白子扬父女和尤平等三人刚刚坐下来，那警官已吩咐茶房送来了三杯咖啡和四盘精致的济南名点。

尤平满面春风地招待他们父女。

白子扬沉思地呷了一口咖啡，把杯子一放，两道严厉的目光直盯在尤平的脸上，肃然说道：“早上，我接到韩复榘秘书的电话，告诉我有一个政府要员要找我谈话，你就是那个政府要员吧？”

尤平哈哈一笑说：“我的大学长，我们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到英伦三岛，要不是你悉心指导，别说博士学位，就连大学文凭，我尤平也难拿到。在你面前，我算是什么要人？眼下只不过在司法院混碗饭吃罢了。当初咱们学成回国，兄台你执意辞官，已引起一些人的强烈不满。可你回到济南后，山东省府又多次礼聘，你仍不愿俯就，这还罢了，但老兄你却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屡屡和当局作对，韩主席敬重老兄，一再让步，你总该给个梯子让他下楼吧？老大哥，说真的，我在南京十年，总算小有成就，为了缓和老兄和山东当局的关系，我才和韩主席商谈，由司法院调来山东，任山东省高级法院首席推事。老大哥，你即使不想和省政府合作，也该看你我多年的兄弟之情、同窗之谊，出山来助小弟我一臂之力？”尤平说到这里，从那警官手中接过来一个黑色文件包，取出一个很大的牛皮纸信封来，然后恭恭

敬敬地双手送到白子扬的面前。

白子扬听了尤平这番话后，已知道信封里装的是什么，碍于尤平是青年时代的挚友，不得不接了过来。他嘴角微微一动，抽出信纸来一看，果是一张聘请书。上写：兹聘请白子扬先生为山东省政府高级法律顾问。另外有一行小字是：每月恭请车马费大洋一千元正。下面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亲笔签名。

按说这个面子给的算是不小。而且韩复榘又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为人粗野，蛮横霸道。

可是白子扬天生傲骨，疾恶如仇。他看完后却冷冷一笑，把聘书装回了袋里，猛地一下子站起身来，唤了一声：“茶房！”

“名士轩”内的茶房应声而至。

白子扬沉着脸掏出了一张伍元钞票丢在桌子上，说：“剩下的是小费。”

茶房连声道谢。

尤平心头一震，一声“大学长……”只喊出了三个字，白子扬已带着女儿白艳如跨出了名士轩。

尤平和那名警官呆呆地站在名士轩的台阶上，望着渐渐走远的白子扬父女的背影出神。他们想不明白，省高级法律顾问的头衔，每月一千块大洋的津贴，怎么就打不动白子扬的心呢？

就在尤平和那警官呆呆出神的当儿，白子扬父女已来到九曲亭旁的稼轩祠。这座祠堂是纪念南宋抗金英雄辛弃疾的，也是白子扬最爱游览的地方。

这时，天已黑了下來。忽见一群人蜂拥着向一个小报贩

围去。白艳如还是童心未退，也挤上去买来一份，原来是当天的晚报。只见上面第一版用头号铅字刊登着：长官遇刺，一团长护驾上青云；重阳盛会，众来宾赏菊映池鱼。报导内容是某长官昨天在千佛山名刹千佛寺，举行重九盛会，欢宴贵宾。黄昏下山时，一对中年男女，突起行刺，两枪未中。警卫团长叶盛山拔枪还击，男刺客被当场击毙，女刺客负伤逃逸，目前正在追捕中。另悉因防范不力，原警察总署署长被免职，遗缺由叶盛山擢补。

白艳如看完，交给了父亲。

白子扬看了一遍，不由得喃喃自语道：“叶盛山，叶盛山，哼，这样的人，竟然当上了总署长！‘叶作死’，今后将更加狐假虎威，为所欲为了！”随着话音，白子扬的脸色也阴沉了下来。

白艳如见父亲心情很坏，不敢多言，默默地随着父亲走出了大明湖的南门。

父女二人，谁也不想说话，脚下的步子不由地加快了上来。

刚进入一个小巷，忽然一条人影挡住了去路。

白艳如本能地跨前一步，抢到了父亲的前面。须知白艳如所以如此，也纯粹是环境促使的。由于白子扬得罪的当权者太多，致使那些有权有势者恨得牙根发痒。可是他们又慑于白子扬的名望，不敢公然报复，只好唆使一些泼皮无赖、狗腿子给一点小颜色看看。不是事务所、诊所的牌子被砸，就是寄一些危言耸听的恐吓信，或者打电话斥骂，甚至故意用汽车撞……不过，这些卑劣的手段不仅没有吓倒白子扬，反而激起他更加坚强地反抗。但他毕竟是个文弱书生，反抗

也只能是嗤之以鼻，望之生叹。可偏偏独生女儿白艳如自幼爱武。十多年来，晨昏苦学，从未间断，倒练得身手轻捷，拳脚灵便，中小学时便曾多次获得武术优胜、体操冠军的称号。她平日不管是随父外出还是在家，总是勇敢地担当起父亲的保驾护航工作。此刻黄昏僻巷之中突见一人拦路，她怕对老父不利，于是挺身而出。

灯光下，只见那人年龄大约不过二十，中等身材，稍微显得有点儿瘦。一双斜飞入天苍的眉毛象两把倒挑的利刃，形成了一个下垂的弧线。最令人震慑的是他那一双眼睛，乌黑深沉，冷酷锐利，象两潭深不见底的湖水，隐隐地含有一丝儿悲愤，闪射出两道透人心肺的寒芒。肤色微黑，衣衫破旧，两只手却紧紧地笼在袖筒之中。所有这些，汇合起来，给人一种倔强、孤傲、坚毅的印象。

这时，就见他两道锐利的目光越过了白艳如，直勾勾地盯在白子扬的脸上，审视良久，语冷如冰地说道：“请问白子扬先生，从昨晚到现在，你都做了些什么？”

白艳如心头一惊，刚想说话。白子扬已用手推开了女儿，如一座雕像似地昂立在那人面前，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冷冷地说道：“没有什么意思，不过我想知道。”

白子扬说：“年轻人，你认为用这种语气问我，我会告诉你吗？我需要告诉你吗？”

那人的身子陡地颤动了一下，脸上的颜色微见和缓，但语气仍然是冷冰冰的，说：“如果我确有必要知道，而且急需知道，”说到这里，语气渐渐地和缓了。“再加上‘求求你’这三个字，你难道就不能告诉我吗？”

白子扬的秉性一向是吃软不吃硬，见那人的口气和缓了

下来，也就平心静气地说道：“年轻人，看在你还会说几句客气话的分上，我告诉你，从昨晚到现在，我一直在回避一个人。”

不用笔者饶舌，读者自然明白。白子扬从昨晚到现在，确实一直在回避为韩复榘当说客的尤平。

不料那人一听，脸上颜色惨然一变，浑身颤抖了一下，眼中的光芒也变得更为严厉、冷酷，猛然车转了身形。看样子是想调头而去。但是还有些不满足白子扬的回答，又飞快地前后看了一下，压低了声音问道：“你真的没给一个人医治创伤？”

白子扬坦然一笑说：“年轻人，你太不了解白某的为人了，我一贯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岂能骗你？”

正在这时，一个警官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从对面走了出来。

那年轻人象狸猫一样，倏地一闪，已出了巷口。临走时恨声说道：“哼！盗名欺世。”

白子扬不由得一愣，心想：我和这个年轻人素不相识，他怎么以“盗名欺世”四字来横加于我？因那人已走远，自己又急于回家，只得作罢。

父女二人回到住处。白子扬往沙发上一坐，突然感到有一种漫漫全身的疲乏，便双目微闭，暗暗叹道：老了！

白艳如知道父亲又累又饿，赶忙准备饭菜。不多一时端上来一盘香肠，一盘榨菜和一盘酱黄瓜，饭是一锅小米粥。谁也不能相信，一个堂堂大英帝国的博士，闻名齐鲁的当代华陀，生活竟是如此的节俭。

原来白子扬虽是律师兼医生，可他却注定成不了富翁。

拿诊所来说，劣坤污吏有病，他绝不医治；穷苦人有病，他只收些药本，连诊金都一律免收。特别是律师事务，有钱有势、仗势欺人者，虽给重金，概不接待；对那些含冤负屈的弱者，却是竭力相助，收钱甚微，有时竟分文不取。所以他才落得一身傲骨，两袖清风。幸得女儿艳如聪敏好学，笔下流利，不管是医术还是法学，都有较高的造诣，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爷儿俩安贫守身，名扬齐鲁。

正吃饭间，忽听一阵门铃声急促传来。

艳如放下手中的饭碗，跑去开门。不料正是刚才遇到的那个警官和四个警察。白子扬只顾吃饭，白艳如忙张罗让坐。那警官非常客气，说了声“谢谢白小姐”，恭恭敬敬地站立着。

白子扬喝完了最后一口米粥，放下饭碗，站起身来。白艳如递上毛巾，白子扬擦了擦手脸，才问警官有何贵干。

警官很恭敬地说：“晚报上的消息，白老先生想必已看过。在下奉上峰指示，通知全市医院诊所，如有一中年妇女医治创伤，请速报告就近警察所……”警官说到这里，支支吾吾地停了下来。

白子扬微微一笑说：“下面的话我替你说了吧，如有窝藏、医治、卖放者，将从严惩处。是也不是？”说罢，哈哈一笑。

那警官连说了两声“不敢”。

白子扬见这个警官虽然年轻，对自己倒彬彬有礼，当下也就收住了嘲讽，正色说道：“你们的长官，还要你们对医院诊所严加搜查，是吧？来来来，例行公事，我白某人绝对服从。”说到这里，率先举步向二楼走去。

白子扬住的是一座两层小楼，楼下一半是诊室，一半是律师事务所，也是他自己的起居室，中间是走道，外面单有一间小厨房。楼上分为四间，一间是女儿卧室，一间是白子扬自己的卧室兼书房，另外两间作为手术室和病房。就在白子扬来到病房门前时，那警官早已留下四个武装警察，只自己一人随白子扬上楼，口中还连说：“不必了。”

白子扬心实胆壮，一边伸手推门，一边说：“公事公办嘛！”哪知，就在他推开门的一刹那间，他一眼看见有个人影迅疾地向布幔后边闪去。就在这一瞬间，他清楚地看到那是一个中年妇人。白子扬心神一凛，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女刺客竟会隐身在自己的诊所里。幸好他一生历尽沧桑，能够虽惊不乱，反把楼上所有的门窗大开，挥手让那警官过去搜查。

那警官也知白子扬身份特殊，极不好惹，乐得乘机讨好，便连连躬身说：“不必，不必，”反身忙往楼下走去。

白子扬一块石头落地，也跟着走下楼来。

就在那警官刚想张口告辞的当儿，门外传来了汽车刹车声。白子扬的心不由得狂跳了一下，他并不是怕自己受什么牵连，而是暗暗替那个中年妇女焦急。

随着一阵皮靴踏地的急促声，一个一身戎装，袖口三道黄杠，领口两杠三花，胸佩上校军衔的胖子闯了进来。那胖子先喊了一声“子扬兄！”接着举手行了一个军礼。

白子扬一看，原来是他。此人姓钱名叫衍森，和白子扬是中学同学，现任济南警备司令部上校军需处长。这座两层小楼就是他的房产，租赁给白子扬的。

钱衍森素来嘻嘻哈哈，人很和气。白子扬一见是他，当

即询问来意。

钱胖子掏出手绢，擦了擦额上的汗水，苦着脸道：“小弟是无事不敢打扰。我那个在省府警卫队任职的堂兄弟钱刚，重九盛会时适巧在场。为护卫省主席，左肩中了一枪，弹头卡在肩中，军医不敢手术。知老兄不和官场来往，没敢贸然登门。小弟先来一步，伤者随后送到，子扬兄万勿拒之门外。”

白子扬一听，不由得暗暗着急。心想：事情怎么这样不巧？那藏在自己楼上的中年妇女，肯定就是昨晚逃跑的刺客。自己虽然一向不和官场打交道，可钱胖子嘻嘻哈哈，说不定随后就到。那将如何得了？看起来是不能再墨守成规了。心念一转，忙做出热情的样子说道：“既然是令弟受伤，那还有什么说的。艳如，快收拾好用具，我们就坐车去一趟。”

白子扬的这句话一出口，不光钱衍森感到意外，白艳如也觉得稀奇。她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爸爸对一个受伤的军官表示出这么大的热忱。她哪里知道白子扬是为了掩护楼上那个不知名姓的妇女，迫于无奈呢。

钱胖子千恩万谢地陪着白子扬父女走了出来。

那个来检查的警官，也带着自己手下的人告辞而去。

钱胖子和白子扬父女刚刚上车，司机就飞快地开着汽车上了路，向钱公馆驶去。

白子扬简单地询问了受伤人的情况，汽车已停在一座公馆的门前。

这时，夜已深了。钱胖子引着他们父女走进了一座很大的屋子。屋内家具不多，陈设粗俗。在西间铺了一张很大的